

北齐书

(唐) 李百药纂

北齐书卷一 帝纪第一

神武上

齐高祖神武皇帝，姓高名欢，字贺六浑，渤海蓟人也。六世祖隐，晋玄菟太守。隐生庆，庆生泰，泰生湖，三世仕慕容氏。及慕容宝败，国乱，湖率众归魏，为右将军。湖生四子，第三子谧，仕魏位至侍御史，坐法徙居怀朔镇。谧生皇考树，性通率，不事家业。住居白道南，数有赤光紫气之异，邻人以为怪，劝徙居以避之。皇考曰：“安知非吉？”居之自若。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，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。

神武既累世北边，故习其俗，遂同鲜卑。长而深沉有大度，轻财重士，为豪侠所宗。目有精光，长头高颧，齿白如玉，少有人杰表。家贫，及聘武明皇后，始有马，得给镇为队主。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，谓曰：“君有康济才，终不徒然。”便以子孙为托。及贵，追赠长司空，擢其子宁用之。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。当乘驿过建兴，云雾昼晦，雷声随之，半日乃绝，若有神应者。每行道路，往来无风尘之色。又尝梦履众星而行，觉而内喜。为函使六年，每至洛阳，给令史麻祥使。祥尝以肉啖神武，神武性不立食，坐而进之。祥以为慢己，笞神武四十。及自洛阳还，倾产以结客，亲故怪问之。答曰：“吾至洛阳，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，为政若此，事可知也。财物岂可常守邪？”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、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，怀朔户曹史孙腾、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。刘贵尝得一白鹰，与神武及尉景、蔡俊、子如、贾显智等猎于沃野。见一赤兔，每搏辄逸，遂至回泽。泽中有苑屋，将奔入，有狗自屋中出，噬之，鹰兔俱死。神武怒，以鸣镝射之，狗毙。屋中有二人出，持神武襟甚急。其母两目盲，曳杖呵其二子曰：“何故触大家！”出瓮中酒，烹羊以饭客。因自言善暗相，遍扃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。又曰：“子如历位显，智不善终。”饭竟出，行数里还，更访之，则本无人居，乃向非人也。由是诸人益加敬异。

孝昌元年，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，神武乃与同志从之。丑其行事，私与尉景、段荣、蔡俊图之，不果而逃，为其骑所追。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，武明后于牛上抱负之。文襄屡落牛，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。后呼荣求救，赖荣遽下取之以免。遂奔葛荣，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。先是，刘贵事荣，盛言神武美，至是始得见，以憔悴故，未之奇也。贵乃为神武更衣，复求见焉。因随荣之厩，厩有恶马，荣命翦之。神武乃不加羁绊而翦，竟不蹄啮，已而起曰：“御恶人亦如此马矣。”荣遂坐神武于床下，屏左右而访时事。神武曰：“闻公有马十二谷，色别为群，将此竟何用也？”荣曰：“但言尔意”。神武曰：“方今天子愚弱，太后淫乱，孽宠擅命，朝政不行，以明公雄武，乘时奋发，讨郑俨、徐纥而清帝侧，霸业可举鞭而成。此贺六浑之意也。”荣大悦，语自日中至夜半，乃出。自是每参军谋。后从荣徙据并州，抵扬州人庞苍鹰，止团焦中。每从外归，主人遥闻行响动地。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。又苍鹰尝夜欲入，有青衣人拔刀叱曰：“何故触王！”言讫不见。始以为异，密覘之，唯见赤蛇蟠床上，乃益惊异。因杀牛分肉，厚以相奉。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。及得志，以其宅为第，号为南宅。虽门巷开广，堂宇崇丽，其本所住团焦，以石堊涂之，留而不毁，至文宣时遂为宫。既而荣以神武为信都都督。

于时魏明帝衔郑俨、徐纥，逼灵太后，未敢制，私使荣举兵内向。荣以神武为前锋。至上党，明帝又私诏停之。及帝暴崩，荣遂入洛，因将篡位，神武谏，恐不听，请铸像卜之，铸不成，乃止。孝庄帝立，以定策勋封铜鞮伯。及尔朱荣击葛荣，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。后与行台于晖破羊

侃于泰山，寻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。累迁第三镇人酉长，常在荣帐内。荣尝问左右曰：“一日无我，谁可主军？”皆称尔朱兆。曰：“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，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。”因诫兆曰：“尔非其匹，终当为其子穿鼻。”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。于是大聚敛，因刘贵货荣下要人，尽得其意，时州库角无故自鸣，神武异之，无几而孝庄诛荣。

及尔朱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，召神武。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、汾胡欲反，不可委去。兆恨焉。腾复命。神武曰：“兆举兵犯上，此大贼也，吾不能久事之。”自是始有图兆计，及兆入洛，执庄帝以北，神武闻之，大惊。又使孙腾伪贺兆，因密觐孝庄所在，将劫以举义，不果。乃以书喻之，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于海内。兆不纳，杀帝，而与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，改元建明。封神武为平阳郡公。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，逼晋阳，兆征神武。神武将往，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。神武乃往逗留，辞以河无桥不得渡。步藩军盛，兆败走。初，孝庄之诛尔朱荣，知其党必有逆谋，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。步藩既败兆等，以兵势日盛。兆又请救于神武，神武内图兆，复虑步藩后之难除，乃与兆悉力破之。藩死，深德神武，誓为兄弟。时世隆、度律、彦伯共执朝政，天光据关右，兆据并州，仲远据东郡，各拥兵为暴，天下苦之。

葛荣众流入并、肆者二十余万，为契胡陵暴，皆不聊生，大小二十六反，诛夷者半，犹草窃不止。兆患之，问计于神武。神武曰：“六镇反残，不可尽杀，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。若有犯者，直罪其帅，则所罪者寡。”兆曰：“善，谁可行也？”贺拔允时在坐，请神武。神武拳殴之，折其一齿，曰：“生平天柱时，奴辈伏处分如鹰犬，今日天下安置在王，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，请杀之。”兆以神武为诚，遂以委焉。神武以兆醉，恐醒后或致疑贰，遂出，宣言受委统州镇兵，可集汾东受令。乃建牙杨曲川，陈部分。有款军门者，绛中袍，自称梗杨驿子，愿厕左右。访之，则以力闻，常于并州市搭杀人者，乃署为亲信，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，于是莫不皆至。至无何，又使刘贵请兆，以并、肆频岁霜旱，降户掘黄鼠而食之，皆面无谷色，徒污人国土，请令就食山东，待温饱而处分之。兆从其议。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：“不可，今四方扰扰，人怀异望，况高公雄略，又握大兵，将不可为。”兆曰：“香火重誓，何所虑也。”绍宗曰：“亲兄弟尚可难信，何论香火。”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，因谮绍宗与神武旧有隙，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。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。路逢尔朱荣妻乡郡长公主，自洛阳来，马三百匹，尽夺易之。兆闻，乃释绍宗而问焉。给宗曰：“犹掌握中物也。”于是自追神武，至襄垣，会漳水暴长，桥坏。神武隔水拜曰：“所以借公主马，非有他故，备山东盗耳。王受公主言，自来赐追，今渡河而死不辞，此众便叛。”兆自陈无此意，因轻马渡，与神武幕下，陈谢，遂授刀引头，使神武斫己，神武大哭曰：“自天柱薨背，贺六浑更何所仰，愿大家千万岁，以申力用。今旁人构间至此，大家何忍复出此言。”兆投刀于地。遂刑白马而盟，誓为兄弟。留宿夜饮，尉景伏壮士欲执兆。神武啮臂止之曰：“今杀之，其党必奔归聚结。兵饥马瘦，不可相支，若英雄崛起，则为害滋甚。不如且置之。兆虽劲捷，而凶狡无谋，不足图也。”旦日，兆归营，又召神武，神武将上马诣之，孙腾牵衣，乃止。隔水肆骂，驰还晋阳。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，神武伪与之善，观其佩刀，因取之以杀其从者，从者尽散。于是士众咸悦，倍愿附从。初，魏真君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，云在壶关大王山。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，累石为三封，斩其比凤皇山以毁兵形。后上党人居晋阳者，号上党坊，神武实居之，及是行，舍大王山六旬而进。将出滏口，倍加约束，纤毫之物，不听侵犯。将过麦地，神武辄步牵马。远近闻之，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，益归心焉。遂前行，屯邺，求粮相州刺史刘诞，诞不供。有车营租米，神武自取之。

魏普泰元年二月，神武自军次信都，高乾、封隆之开门以待，遂据冀州。是月，尔朱度律废元晔而立节闵帝，欲羈縻神武。三月，乃白节闵帝，封神武为渤海王，征使入觐。神武辞。四月癸巳，又加授东道大行台、第一镇人酉长。庞苍鹰自太原来奔，神武以为行台郎，寻以为安州刺史。神武自向山东，养士缮甲，禁侵掠，百姓归心。乃诈为书，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，众皆悉怨。又为并州符，征兵讨步落稽。发万人，将遣之，孙腾、尉景为请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神武亲送之郊，雪涕执别，人皆号恸，哭声动地。神武乃喻之曰：“与尔俱失乡客，义同一家，不意在上乃尔征召。直向西已当死，后军期又当死，配国人又当死，奈何！”众曰：“唯有反耳。”神武曰：“反是

急计，须推一人为主。”众愿奉神武。曰：“尔乡里难制，不见葛荣乎，虽百万众。无刑法，终自灰灭。今以吾为主，当与前异，不得欺汉儿，不得犯军令，生死任吾则可，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。”众皆顿颡，死生唯命。神武曰：“若不得已，明日，椎牛飨士，喻以讨尔朱之意。封隆之进曰：“千载一时，普天幸甚。”神武曰：“讨贼，大顺也；拯时，大业也。吾虽不武，以死继之，何敢让焉。”

六月庚子，建义于信都，尚未显背尔朱氏。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，斩尔朱羽生首来谒，神武抚膺，曰：“今日反决矣。”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。是时兵威既振，乃抗表罪状尔朱氏。世隆等秘表不通。八月，尔朱兆攻陷殷州，李元忠来奔。孙腾以为朝廷隔绝，不权立天子，则众望无所系。十月壬寅，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为皇帝，年号中兴，是为废帝。时度律、仲远军次洛阳，尔朱兆会之。神武用窦泰策，纵反间，度律、仲远不战而还。神武乃败兆于广阿。十一月，攻业，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。神武起土山，为地道，往往建大柱，一时焚之，城陷入地。麻祥时为汤阴令。神武呼之曰：“麻都！”祥惭而逃。永熙元年正月壬午，拔邺城，据之。废帝进神武大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是时青州建义，大都督崔灵珍、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。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。闰三月，尔朱天光自长安，兆自并州，度律自洛阳，仲远自东郡，同会邺，众号二十万，挟洹水而军，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，神武令封隆之守邺，自出顿紫陌。时马不满二千，步兵不至三万，众寡不敌。乃于韩陵为园阵，连牛驴以塞归道，于是将士皆有死志，四面赴击之。尔朱兆责神武以背己。神武曰：“本戮力者，共辅王室，今帝何在？”兆曰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报仇耳。”神武曰：“我昔日亲闻天柱计，汝在户前立，岂得言不反邪？且以君杀臣，何报之有，今日义绝矣。”乃合战，大败之。尔朱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将轻走。绍宗反旗鸣角，收聚散卒，成军容而西上。高季式以七骑追奔，度野马岗，与兆遇。高昂望之不见，哭曰：“丧吾弟矣！”夜久，季式还，血满袖。斛斯椿倍道先据河桥。初，普泰元年十月，岁星、荧惑、镇星、太白聚于觜，参色甚明。太史占云，当有王者兴。是时，神武起于信都，至是而破兆等。四月，斛斯椿执天光、度律送洛阳。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、张欢入洛阳，执世隆、彦伯斩之。兆奔荆州。仲远奔梁州，遂死焉。时凶蠹既除，朝廷庆悦。初未战之前月，章武人张绍夜中忽被数骑将逾城，至一大将军前，敕绍为军导向邺，云佐受命者除残贼。绍回视之，兵不测，整疾无声。将至邺，乃放焉。及战之日，尔朱氏军人见阵外士马四合，盖神助也。既而神武至洛阳，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。孝武既即位，授神武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、世袭定州刺史，增封并前十五万户。神武辞天柱，减户五万。壬辰，还邺，魏帝饯于乾脯山，执手而别。

七月壬寅，神武帅师北代尔朱兆。封隆之言：“侍中斛斯椿、贺拔胜、贾显智等往事尔朱，普皆反噬，今在京师，宠任，必构祸隙。”神武深以为然，乃归天光、度律于京师，斩之。遂自滏口入。尔朱兆大掠晋阳，北保秀容。并州平。神武以晋阳四塞，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。尔朱兆既至秀容。分兵守险，出入寇抄。神武扬声讨之，师出止者数四，兆意怠。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，遣窦泰以精骑驰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神武以大军继之。二年正月，窦泰奄至尔朱兆庭。军人因宴休惰，忽见泰军，惊走，追破之于赤洪岭。兆自缢，神武亲临厚葬之。慕容绍宗以尔朱荣妻子及余众自保焉突城，降，神武以义故，待之甚厚。

神武之入洛也。尔朱仲远部下都督桥宁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，神武以其助乱，且数反覆，皆斩之。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，乃与南陵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、魏光、王思政构神武于魏帝。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。故魏帝心贰于贺拔岳，初孝明之时，洛下以两拔相击，谣言曰：“铜拔打铁拔，元家世将末。”好者以二拔，谓拓拔、贺拔，言俱将衰败之兆。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，言魏帝之贰，神武封呈。魏帝杀之，又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令杀其弟昂。昂先闻其兄死，以稍刺柱，伏壮士执绍业于路，得敕书于袍领，来奔。神武抱其首，哭曰：“天子枉害司空！”遂使以白武幡劳其家属。时乾次弟慎在光州，为政严猛，又纵部下取纳，魏帝使代之。慎闻难，将奔梁。其属曰：“公家勋重，必不兄弟相及。”乃弊衣推鹿车归渤海。逢使者，亦来奔。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。阿至罗虑正光以前常称藩，自魏朝多事，皆叛。神武遣使招纳，便附款。先是，诏以寇贼平，罢行台。至是，以殊俗归降，复授神武大行台，随机处分。神武常赉其粟帛，议者以为徒费

无益，神武不从，抚慰如初。其西帅吐陈等感恩，皆从指麾，救曹泥，取万俟受洛干，大收其用。河西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居河池，恃险拥众，神武遣长史侯景屡招不从。

北齐书卷二 帝纪第二

天平元年正月壬辰，神武西伐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于河西，灭之，迁其部于河东。二月，永宁寺九层浮图灾。既而人有从东莱至，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，俄而雾起乃灭。说者以为天意若曰，永宁见灾，魏不宁矣，飞入东海，渤海应矣。

魏帝既有异图，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，隆之丧妻，魏帝欲妻以妹。腾亦未之信，心害隆之，泄其言于斛斯椿。椿以白魏帝。又孙腾带仗入省，擅杀御史。并亡来奔。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，光禄少卿元子干攘臂击之，谓腾曰：“语尔高王，元家儿拳正如此。”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。魏帝于是以斛斯椿兼领军，分置督将及河南、关西诸刺史。华山王鸞在徐州，神武使邸珍夺其管籥。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隽皆神武同义，魏帝忌之。故省建州以去贤，使御史中尉綦俊察俊罪，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。俊拒之，魏帝逾怒。

五月下诏，云将征句吴，发河南诸州兵，增宿卫，守河桥。六月丁巳，高祖密诏神武曰：“宇文黑獭自平破秦、陇，多求非分，脱有变诈，事资经略。但表启未全背戾，进讨事涉匆匆，遂召群臣，议其可否。佞言假称南伐，内外戒严，一则防黑獭不虞，二则可威吴楚。”时魏帝将伐神武，神武部署将帅，虑疑，故有此诏。神武乃表曰：“荆州绾接蛮左，密迩畿服，关陇恃远，将有逆图。臣今潜勒兵马三万，拟从河东而渡；又遣恒州刺史庾狄干、瀛州刺史郭琼、汾州刺史斛律金、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，从其来违津渡；遣领军将军娄昭、相州刺史竇泰、前瀛州刺史尧雄、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，以讨荆州；遣冀州刺史尉景、前冀州刺史高敖曹、济州刺史蔡俊、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、突骑五万，以征江左。皆约所部，伏听处分。”魏帝知觉其变，乃出神武表，命群官议之，欲止神武诸军。神武乃集在州僚佐，令其博议，远以表闻。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：“臣为嬖佞所间，陛下一旦赐疑，今猖狂之罪，尔朱时讨。臣若不竭诚竭节，敢负陛下，则使身受天殃，子孙殄绝。陛下若垂信赤心，使干戈不动，佞臣一人愿斟量废出。”辛未，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以答神武，使舍人温子升草敕，子升逡巡未敢作。帝据胡床拔剑作色。子升乃为敕曰：

前持心血，远以示王，深冀彼此共相体悉，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。近孙腾仓卒向彼，致使闻者疑有异谋，故遣御史中尉綦俊具申朕怀。今得王启，言誓恳恻，反覆思之，犹所未解。以朕眇身，遇王武略，不劳尺刃，坐为天子，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。今若无事背王，规相攻讨，则使身及子孙，还如王誓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。

近虑宇文为乱，贺拔胜应之，故纂严，欲与王俱为声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观其所为，更无异迹。贺拔在南，开拓边境，为国立功，念无可责。君若欲分谤，何以为辞。东南不宾，为日已久，先朝已来，置之度外。今天下户口减半，未宜穷兵极武。

朕既暗昧，不知佞人是谁，可列其姓名，令朕知也。如闻庾狄干语王云：“本欲取懦弱者为王，王无事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御，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，更立余者。”如此议论，自是王间勋人，岂出佞臣之口。去岁封隆之背叛，今年孙腾逃走，不罪不送，谁不怪王！腾既为祸始，曾无愧惧，王若事君竭诚，何不斩送二首。王虽启图西去，而四道俱进，或欲南度洛阳，或欲东临江左，言之者犹应自怪，闻之者宁能不疑。王若守诚不贰，晏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图彼之心。王脱信邪弃义，举旗南指，纵无匹马支轮，犹欲奋空拳而争死。朕本寡德，王已立之，百姓无知，或谓实可。若为他所图，则彰朕之恶，假令还为王杀，幽辱齏粉，了无遣恨。何者？王既以德见推，以义见举，一朝背德舍义，便是过有所归。本望君臣一体，若合符契，不图今日分疏到此。古语云：“越人射我，笑而道之；吾兄射我，泣而道之。”朕既亲王，情如兄弟，所以投笔拊膺，不觉歔歔。

初，神武自京师将北，以为洛阳久经丧乱，王气衰尽，虽有山河之固，土地褊狭，不如邺，请迁都。魏帝曰：“高祖定鼎河洛，为永永之基，经营制度，至世宗乃毕。王既功在社稷，宜遵太和旧事。”神武奉诏，至是复谋焉。遣三千骑镇建兴，益河东及济州兵，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，诸州和余

粟运入邺城。魏帝又敕神武曰：“王若厌伏人情，杜绝物议，唯有归河东之兵，罢建兴之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齐州之军，令蔡俊受代，使邸珍出徐，止戈散马，各事家业，脱须粮廩，别遣转输，则谗人结舌，疑悔不生。王高枕太原，朕垂拱京洛，终不举足渡河，以干戈相指。王若马首南向，问鼎轻重，朕虽无武，欲止不能，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，决在于王，非朕能定，为山止篲，相为惜之。”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，加开府，祥弃官走至河北，据郡待神武。魏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去留，下诏罪状神武，为北伐经营。神武亦勒马宣告曰：“孤遇尔朱把权，举大义于四海，奉戴主上，义贯幽明，横为斛斯椿谗构，以诚节为逆首。昔赵鞅兴晋阳之甲，诛君侧恶人，今者南迈，诛椿而已。”高昂为前锋，曰：“若用司空言，岂有今日之举。”司马子如答神武曰：“本欲立小者，正为此耳。”

魏帝征兵关右，召贺拔胜赴行在所，遣大行台长孙承业、大都督颍川王斌之、斛斯椿共镇武牢，汝阳王暹镇右济，行台长孙子彦帅前恒农太守元洪略镇陕，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。神武使窦泰与左厢大都督莫多娄贷文逆显智，韩贤逆暹。元寿军降。泰、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，显智阴约降，引军。司元玄觉之，驰还，请益师。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，战于滑台东，显智于军降，绍死之。

七月，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。神武至河北十余里，再遣口申诚款，魏帝不报。神武乃引军渡河。魏帝问计于群臣，或云南依贺拔胜，或云西就关中，或云守洛口死战。未决。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，斌之弃椿径还，给帝云：“神武兵至。”即日，魏帝逊于长安。己酉，神武入洛阳，停于永宁寺。八月甲寅，召集百官，谓曰：“为臣奉主，匡救危乱，若处不谏争，出不陪随，缓则耽宠争荣，急便逃窜，臣节安在！”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、兼尚书左仆射辛雄、兼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都官尚书刘廆、兼度支尚书杨机、散骑常侍元士弼并杀之，诛其贰也。士弼籍没家口。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，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，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。王称警蹕，神武丑之。神武寻至恒农，遂西克潼关，执毛洪宾。进军长城，龙门都督薛崇礼降。神武退舍河东，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，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。于蒲津西岸筑城，守华州，以薛绍宗为刺史。高昂行豫州事。神武自发晋阳，至此凡四十启，魏帝皆不答。九月庚寅，神武还于洛阳，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，又不答。乃集百僚四门耆老，议所推立。以为自孝昌丧乱，一统中绝，木主靡依，昭穆失序，永安以孝文为伯考，永熙迁孝明于夹室，业丧祚短，职此之由。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。议定，白清河王。王曰：“天子无父，苟使儿立，不惜余生。”乃立之，是为孝静帝。魏于是始分为二。神武以孝武既西，恐逼崤、陕，洛阳复在河外，接近梁境，如向晋阳，形势不能相接，乃议迁邺，护军祖荣赞焉。诏下三日，车驾便发，户四十万狼狽就道。神武留洛阳部分，事毕还晋阳。自是军国政务，皆归相府。先是童谣曰：“可怜青雀子，飞来邺城里，羽翮垂欲成，化作鸚鵡子。”好事者窃言，雀子谓魏帝清河王子，鸚鵡谓神武也。

初孝昌中，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，年号神嘉，居云阳谷，西土岁被其寇，谓之胡荒。

二年正月，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众内属，神武迎纳之。壬戌，神武袭击刘蠡升，大破之。己巳，魏帝褒诏，以神武为相国，假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神武固辞。三月，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，候其不设备，辛酉，潜师袭之。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。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，神武进击之，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、北海王、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，胡、魏五万户。壬申，神武朝于邺。四月，神武请给迁人廩各有差。九月甲寅，神武以州郡县官多乖法，请出使问人疾苦。

三年正月甲子，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，身不火食，四日而至。缚稍为梯，夜入其城，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，因而用之。留都督张琼以镇守，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。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。周文围泥，水灌其城，不没者四尺。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，绕出西军后，获马五十匹，西师乃退。神武率骑迎泥、丰生，拔其遗户五千以归，复泥官爵。魏帝诏加神武九锡，固让乃止。二月，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拔，神武以众应之。三月甲午，普拔与其子太宰受洛干、豳州刺史叱干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来降。八月丁亥，神武请均斗尺，班于天下。九月辛亥，汾州胡王迺触、曹貳龙聚众反，

署立百官，年号平都。神武讨平之。十二月丁丑，神武自晋阳西讨，遣兼仆射行台汝阳王暹、司徒高昂等趣上洛，大都督窦泰入自潼关。四年正月，癸丑，窦泰军败自杀。神武次蒲津，以冰薄不得赴救，乃班师。高昂攻克上洛。

四月乙酉，神武以并、肆、汾、建、晋、东雍、南汾、秦、陕九州霜旱，人饥流散，请所在开仓赈给。六月壬申，神武如天池，获瑞石，隐起成文曰：“六王三川”。十一月壬辰，神武西讨，自蒲津济，众二十万。周文军于沙苑。神武以地厄少却，西人鼓噪而进，军大乱，弃器甲十有八万，神武跨橐驼，候舡以归。

元象元年三月辛酉，神武固请解承相，魏帝许之。

四月庚寅，神武朝于邺。壬辰，还晋阳。请开酒禁，并赈恤宿卫武官。七月壬午，行台侯景、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，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。大都督库狄干帅诸将前驱，神武总众继进。八月辛卯，战于河阴，大破西魏军，俘获数万。司徒高昂、大都督李猛、宗显死之。西师之败，独孤信先入关，周文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，遂烧营以遁。神武遣兵追奔，至崤，不及而还。初神武知西师来侵，自晋阳帅众驰赴，至孟津，未济，而军有胜负。既而神武渡河，子彦亦弃城走，神武遂毁金墉而还。十一月庚午，神武朝于京师。十二月壬辰，还晋阳。兴和元年七月丁丑，魏帝进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，固让乃止。十一月乙丑，神武以新宫成，朝于邺。魏帝与神武宴射，神武降阶称贺，又辞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诏不许。十二月戊戌，神武还晋阳。

二年十二月，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。神武帅众迎之，出武州塞，不见，大猎而还。

三年五月，神武巡北境，使使与蠕蠕通和。

四年五月辛巳，神武朝邺，请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，明扬侧陋，纳谏屏邪，亲理狱讼，褒黜勤怠；牧守有衍，节级相坐；椒掖之内，进御以序；后园鹰犬，悉皆弃之。六月甲辰，神武还晋阳。九月，神武西征。十月己亥，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，欲以致敌，西师不敢出。十一月癸未，神武以大雪，士卒多死，乃班师。

武定元年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慎据武牢西叛。三月壬辰，周文率众援高慎，围河桥南城。戊申，神武大败之于芒山，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，俘斩六万计。是时军士有盗杀驴者，军令应死，神武弗杀，将至并州决之。明日复战，奔西军，告神武所在。西师尽锐来攻，众溃，神武失马，赫连阳顺下马以授神武，与苍头冯文洛扶上俱走，从者步骑六七人。追骑至，亲信都督尉兴庆曰：“王去矣，兴庆腰边百箭，足杀百人。”神武勉之曰：“事济，以尔为怀州，若死则用尔子。”兴庆曰：“儿小，愿用兄。”许之。兴庆斗，矢尽而死。西魏太师贺拔胜以十三骑逐神武，河州刺史刘洪徽射中其二。胜稍将中神武，段孝先横射胜马殪，遂免。豫、洛二州平。神武使刘丰追奔，拓地至弘农而还。七月，神武贻周文书，责以杀孝武之罪。八月辛未，魏帝诏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余如故，固辞乃止。是月，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，西自马陵戍，东至上登，四十日罢。十二月己卯，神武朝京师。庚辰，还晋阳。

二年三月癸巳，神武巡行冀、定二州，因朝京师。以冬春亢旱，请蠲悬责，赈穷乏，宥死罪以下。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。四月丙辰，神武还晋阳。十一月，神武讨山胡，破平之，俘获一万余户口，分配诸州。三年正月甲午，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、开府司马任胃、都督郑仲礼、中府主簿李世林、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，因十五日夜打簇，怀刃而入，其党薛季孝以告，并伏诛。丁未，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。三月乙未，神武朝邺，丙午，还晋阳。十月丁卯，神武上言，幽、安、定三州北接奚、蠕蠕，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，躬自临履，莫不坚固。乙未，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，配以人间寡妇。

四年八月癸巳，神武将西伐，自邺会兵于晋阳，殿中将军曹魏祖曰：“不可，今八月西方王，以死气逆生气，为客不利，主人则可。兵果行，伤大将军。”神武不从。自东、西魏构兵，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，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，黑者西魏戎衣色，人间以此候胜负。是时，黄蚁尽死。九月，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，不敢应。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，城中出铁面，神武使元谿射之，每中其目。用李业兴孤虚术，萃其北。北，天险也。乃起土山，凿十道，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

之。城中无水，汲于汾，神武使移汾，一夜而毕。孝宽夺据土山。顿军五旬，城不拔，死者七万人，聚为一冢。有星坠于神武营，众驴并鸣，士皆惶惧。神武有疾。十一月庚子，舆疾班师。庚戌，遣太原公洋镇邺。辛亥，征世子澄至晋阳。有恶鸟集亭树，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。己卯，神武以无功，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魏帝优诏许焉。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，神武闻之，乃勉坐见诸贵，使斛律金敕勒歌，神武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

侯景素轻世子，尝谓司马子如曰：“王在，吾不敢有异，王无，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。”子如掩其口。至是，世子为神武书召景。景先与神武约，得书，书微点，乃来。书至，无点，景不至，又闻神武疾，遂拥兵自固。神武谓世子曰：“我虽疾，尔面更有余忧色，何也？”世子未对。又问曰：“岂非忧侯景叛耶？”曰：“然”。神武曰：“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志，顾我能养，岂为汝驾御也！今四方未定，勿遽发哀。库狄干鲜卑老公，斛律金敕勒老公，并性道直，终不负汝。可朱浑道元、刘丰生远来投我，必无异心。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。潘相乐本作道人，心和厚，汝兄弟当得其力。韩轨少戇，宜宽借之。彭相乐心腹难得，宜防护之。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，我故不贵之，留以与汝，宜深加殊礼，委以经略。”

五年正月朔，日蚀，神武曰：“日蚀其为我耶，死亦何恨。”丙午，陈启于魏帝。是日，崩于晋阳，时年五十二，秘不发丧。六月壬午，魏帝于东堂举哀，三日，制缞衰。诏凶礼依汉大将军霍光、东平王苍故事；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玺绂，辎辘车、黄屋、左纛、前后羽葆、鼓吹、轻车、介士，兼备九锡殊礼，谥献武王。八月甲申，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，魏帝临送于紫陌。天保初，追崇为献武帝，庙号太祖，陵曰义平。天统元年，改谥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

神武性深密高岸，终日俨然，人不能测，机权之际，变化若神，至于军国大略，独运怀抱，文武将吏罕有预之。统驭军众，法令严肃，临敌制胜，策出无方。听断昭察，不可欺犯。知人好士，全护勋旧。性周给，每有文教，常殷勤款悉，指事论心，不尚绮靡。擢人授任，在于得才，苟其所堪，乃至拔于厮养；有虚声无实者，稀见任用。诸将出讨，奉行方略，罔不克捷；违失指画，多致奔亡。雅尚俭素，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。少能剧饮，自当大任，不过三爵。居家如官。仁恕爱士。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，鲁郡韩毅以工书显，咸以谋逆见擒，并蒙恩置之第馆，教授诸子。其文武之士尽节所事，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。故遐迹归心，皆思效力。至南威梁国，北怀蠕蠕，吐谷浑、阿至罗咸所招纳，获其力用，规略远矣。

北齐书卷三 帝纪第三

世宗文襄皇帝讳澄，字子惠，神武长子也，母曰娄太后。生而岐嶷，神武异之。魏中兴元年，立为渤海王世子。就杜询讲学，敏悟过人，询甚叹服。二年，加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，时年十二，神情俊爽，便若成人。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，辨析无不中理，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。天平元年，加使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并州刺史。三年，入辅朝政，加领军左右、京畿大都督。时人虽闻器识，犹以少年期之，而机略严明，事无凝滞，于是朝野振肃。大象元年，摄吏部尚书。魏自崔亮以后，选人常以年劳为制，文襄乃厘改前式，铨擢唯在得人。又沙汰尚书郎，妙选人地以充之。至于才名之士，咸被荐擢，假有未居显位者，皆致之门下，以为宾客，每山园游燕，必见招携，执射赋诗，各尽其所长，以为娱适。兴和二年，加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仍摄吏部尚书。自正光己后，天下多事，在任群官廉洁者寡。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，纠劾权豪，无所纵舍，于是风俗更始，私枉路绝。乃榜于街衢，具论经国政术，仍开直言之路，有论事上书苦言切至者，皆优容之。

武定四年十一月，神武西讨，不豫班师，文襄驰赴军所，侍卫还晋阳。五年正月丙午，神武崩，秘不发丧。辛亥，司徒侯景据河南反，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。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，广州刺史暴显等。遣司空韩轨率众讨之。夏四月壬申，文襄朝于邺。六月己巳，韩轨等自颍州班师。丁丑，文襄还晋阳，乃发丧，告喻文武，陈神武遗志。七月戊戌，魏帝诏以文襄为使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大行台、渤海王。文襄启辞位，愿停王爵。壬寅，魏帝

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，遣中使敦喻。八月戊辰，文襄启申神武遗令，请减国邑分封将督，各有差。辛未，朝邺，固辞丞相。魏帝诏曰：“既朝野攸凭，安危所系，不得令遂本怀，须有权夺，可复前大将军，余如故。”

议者咸云侯景犹有北望之心，但信命不至耳。又景将蔡遵道北归，称景有悔过之心。王以为信然，谓可诱而致，乃遗景书曰：

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，孤子相依，偏所眷属，义贯终始，情存岁寒。待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，馈以一簋者便致扶轮之效，况其重于此乎？常以故旧之义，欲将子孙相托，方为秦、晋之匹，共成刘范之亲。况闻负杖行歌，便以狼顾反噬，不蹈忠臣之路，便陷叛人之地。力足以自强，势不足以自保，率乌合之众，为累卵之危。西取救于宇文，南请援于萧氏，以狐疑之心，为首鼠之事。入秦则秦人不容，归吴则吴人不信。当是不逞之人，曲为无端之说，遂怀市虎之疑，乃致投杼之惑。比来举止，事已可见，人相疑误，想自觉知。阖门大小，悉在司寇，意谓李氏未灭，犹言少卿可反。孤子无状招祸，丁天酷罚，但礼由权夺，志在忘私，聊遣偏裨，前驱致讨，南充、扬州应时克复。即欲乘机席卷县瓠，属以炎暑，欲为后图，且令还师，待时更举。

今寒胶向折，白露将团，方凭国灵龚行天罚。器械精新，士马强盛，内外感恩，上下戮力，三令五申，可赴汤火。使旗鼓相望，埃尘相接，势如沃雪，事等注茨。夫明者去危就安，智者转祸为福，宁人负我，不我负人，当开从善之途，使有改迷之路。若能卷甲来朝，垂_{〔〕}橐处_{〔〕}还阙者，即当授豫州，必使终君身世。所部文武更不追摄，进得保其禄位，退则不丧功名。今王思政等皆孤军偏将，远来深入，然其性命在君掌握，脱能刺之，想有余力。即相加授，永保疆场。君门眷属可以无患，宠妻爱子亦送相还，仍为通家，共成亲好。

君今不能东封函谷，南面称孤，受制于人，威名顿尽。得地不欲自守，聚众不以为强，空使身有背叛之名，家有恶逆之祸，覆宗绝嗣，自贻伊戚。戴天履地，能无愧乎！孤子今日不应遣此，但见蔡遵道云：“司徒本无西归之心，深有悔过之意”，未知此语为虚为实，吉凶之理，想自图之。

景报书曰：

仆乡一布衣，本乖艺用，出身为国，绵历一纪，犯危履难，岂避风霜，遂得富贵当年，荣华身世。一旦举旗旆，援鼓桴，北面相抗者何哉？实以畏惧危亡，恐招祸害故耳。往年之暮，尊王遘疾，神不佑善，祈祷莫瘳。遂使嬖幸弄权，心腹离贰，妻子在宅，无事见围。及回归长社，希自陈状，简书未遣，斧钺已临。旌旗相对，咫尺不远，飞书每奏，冀申鄙情。而群帅恃雄，眈然弗顾，运戟推锋，专欲屠灭，掘围堰水，仅存三版。举目相看，命县漏刻，不忍死亡，出战城下，拘秦送地，岂乐为之？伯禽兽恶死，人伦好生，仆实不幸，桓、庄何罪。且尊王平昔见与比肩，戮力同心，共奖帝室，虽复权势参差，寒暑小异，丞相司徒，雁行而已。福禄官荣，自是天爵，劳而后授，理不相干，欲求吞炭，何其谬也！然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禄去公室，抑谓不取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拜恩私第，何足关言。

赐嗤不能东封函谷，受制于人，当似教仆贤祭仲而哀季氏。无主之国，在礼未闻，动而不法，将何以训。窃以分财养幼，事归令终，舍宅存孤，谁云隙末。复言仆众不足以自强，身危如累卵。然亿兆夷人，卒降十乱，纣之百克，终自无后，颍川之战，即是殷监。轻重由人，非鼎在德，苟能忠信，虽弱必强，殷忧启圣，处危何苦。况今梁道邕熙，招携以礼，被我虎文，縻之好爵，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，扫氛秽以拯黎元。东羈瓠越，西道汧陇，吴越悍劲，带甲千群，秦兵冀马，控弦十万，大风一振，枯干必摧，凝霜暂落，秋蒂自殒，此而为弱，谁足称雄？又见诬两端，受疑二国，斟酌物情，一何太甚。昔陈平背楚，归汉则强，百里出虞，入秦斯霸。盖昏明由主，用舍在人，奉礼而行，神其吐邪！

书称士马精新，克日齐举，夸张形势，必欲相灭。切以寒胶白露，节候乃同，秋风扬尘，马首何异。徒知北方之力争，未识西南之合从，苟欲徇意于前途，不觉坑阱在其侧。去危就安，今归正朔；转祸为福，已脱网罗。彼当嗤仆之过迷，此亦笑君之晦昧。今引二邦，扬旌北讨，熊虎齐奋，克复中原，荆、襄、广、颍已属关右，项城、县瓠亦奉江南，幸自取之，何劳见援。然权变非一，

理有万途，为君计者，莫若割地两和，三分鼎峙，燕、卫、赵、晋足相俸禄，齐、曹、宋、鲁悉归大梁。使仆得输力南朝，北敦姻好，束帛自行，戎车不驾，仆立当世之功，君卒父祢之业，各保疆垒，听享岁时，百姓义宁，四人安堵。孰若驱农夫于垄亩，抗劲敌于三方，避干戈于首尾，当锋镝于心腹，纵太公为将，不能获存，归之高明，何以克济。

来书曰：妻子老幼悉在司寇，以此见要，庶其可反。当是见疑褊心，未识大趣。昔王陵附汉，母在不归；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。矧伊妻子，而可介意。脱谓诛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，救之无损，复加坑戮，家累在君，何关仆也。遵道所说，颇亦非虚，故重陈辞，更论款曲。昔与盟主，事等琴瑟，谗人间之，翻为仇敌，抚弦搦矢，不觉伤怀，裂帛还书，其何能述。

王寻览书，问谁为作。或曰：“其行台郎王伟。”王曰：“伟才如此，何因不使我知。”王欲问景于梁，又与景书而谬其辞，云本使景阳叛，欲与图西，西人知之，故景更与图南为事。漏其书于梁，梁人亦不之信。

壬申，东魏主与王猎于邺东，驰逐如飞。监卫督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：“天子莫走马，大将军怒。”王尝侍饮，举大觞曰：“臣澄劝陛下酒。”东魏主不悦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如此生！”王怒曰：“朕！朕！狗脚朕！”使崔季舒殴之三拳，奋衣而出。寻遣季舒入谢。东魏主赐季舒彩，季舒未敢即受，启之于王，王使取一段。东魏主以四百疋与之，曰：“亦一段耳。”东魏主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，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，”因流涕。

三月辛亥，王南临黎阳，济于虎牢，自洛阳从太行而反晋阳。于路遗书百僚，以相戒励，朝野承风，莫不震肃。又令朝臣牧宰各举贤良及骁武胆略堪守边城，务得其才，不拘职业。四月，王巡北边城戍，赈赐有差。七月，王还晋阳。辛卯，王遇盗而殒，时年二十九。葬于峻成陵。齐受禅，追谥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时有童谣曰：“百尺高竿摧折，水底燃灯灯灭。”识者以为王将殒之兆也。数日前，崔季舒无故于北宫门外诸贵之前诵鲍明远诗曰：“将军既下世，部曲亦罕存。”声甚凄断，泪不能已，见者莫不怪之。初，梁将兰钦子京为东魏所虏，王命以配厨，钦请赎之，王不许。京再诉，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，曰：“更诉当杀尔。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。时王居北城东百堂莅政，以宠琅邪公主，欲其来往无所避忌，所有侍卫，皆出于外。太史启言宰辅星甚微，变不出一月。王曰：“小人新杖之，故吓我耳。”将欲受禅，与陈元康、崔季舒等屏斥左右，署拟百官。京将进食，王却，谓诸人曰：“昨夜梦此奴斫我，宜杀却。”京闻之，置刀于盘，冒言进食。王怒曰：“我未索食，尔何遽来！”京挥刀曰：“来将杀汝！”王自投伤足，入于床下，贼党去床，因而见杀。先是讹言曰：“软脱帽，床底喘”，其言应矣。时太原公洋在城东双堂，入而讨贼，裔割京等，皆漆其头。秘不发丧，徐出言曰：“奴反，大将军被伤，无大苦也。”

臣等详《文襄纪》，其首与《北史》同，而未多出于《东魏孝静纪》，其间与侯景往复见书见《梁书景传》。其所序列，尤无伦次，盖杂取之以成此书，非正史也。

北齐书卷四 帝纪第四

显祖文宣皇帝讳洋，字子进，高祖第二子，世宗之母弟。后初孕，每夜有赤光照室，后私尝怪之。初，高祖之归尔朱荣，时经危乱，家徒壁立，后与亲姻相对，共忧寒馁。帝时尚未能言，倏然应曰：“得活”，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。鳞身，重踝，不好戏弄，深沉有大度。晋阳曾有沙门，乍愚乍智，时人不测，呼为阿秃师。帝曾与诸童共见之，历问禄位，至帝，举手再三指天而已，口无所言。见者异之。高祖当试观诸子意识，各使治乱丝，帝独抽刀斩之，曰：“乱者须斩。”高祖是之。又各配兵四出，而使甲骑伪攻之，世宗等怖挠，帝乃勒众与彭乐敌，乐免曹言情，犹擒之以献。后从世宗行过辽阳山，独见天门开，余人无见者。内虽明敏，貌若不足，世宗每嗤之，云：“此人亦得富贵，相法亦何由可解。”唯高祖异之，谓薛琚曰：“此儿意识过吾。”幼时师事范阳卢景裕，默识过人，景裕不能测也。天平二年，授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原郡开国公。武定元年，加侍中。二年，转尚书左仆射，领军将军。五年，授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。

武定七年八月，世宗遇害，事出仓卒，内外震骇。帝神色不变，指麾部分，自裔斩群贼而漆其

头，徐宣言曰：“奴反，大将军被伤，无大苦也”当时内外莫不惊异焉。乃赴晋阳，亲总庶政，务从宽厚，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。

冬十月癸未朔，以咸阳王坦为太傅，潘相乐为司空。十一月戊午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梁齐州刺史茅灵斌、德州刺史刘领队、南豫州刺史皇甫眷等并以州内属。十二月己酉，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，太保贺拔仁为并州刺史。

八年春正月庚申，梁楚州刺史宋安顾以州内属。辛酉，魏帝为世宗举哀于东堂。梁定州刺史田聪能、洪州刺史张显等以州内属。戊辰，魏诏进帝位使持节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，食邑一万户。甲戌，地豆于国遣使朝贡。三月辛酉，又进封齐王，食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、瀛州之河间五郡，邑十万户。自居晋阳，寢室夜有光如昼。既为王，梦人以笔点己额。旦以告馆客王昙哲曰：“吾其退乎？”昙哲再拜贺曰：“王上加一点，便成主字，乃当进也。”夏五月辛亥，帝如邺。甲寅，进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、瀛州之河间高阳章武、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，邑二十万户，加九锡，殊礼，齐王如故。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、司空潘相乐册命曰：

於戏，敬听朕命！夫惟天为大，列晷宿而垂象；谓地盖厚，疏川岳以阜物。所以四时代序，万类骈罗，庶品得性，群形不夭。然则皇王统历，深视高居，拱默垂衣，寄成师相，此则夏伯、殷尹竭其股肱，周成、汉昭无为而治。顷者天下多难，国命如旒，则我建国之业将坠于地。齐献武王奋迅风云，大济艰危，爰翼朕躬，国为再造，经营庶士，以至勤忧。及文襄承构，愈广前业，康邦夷难，道格穹苍。王纵德应期，千龄一出，惟几惟深，乃神乃圣，大崇霸德，实广相猷。虽冥功妙实，藐绝言象，标声示迹，典礼宜宣。今申后命，其敬虚受。

王转风初举，建旗上地，庇民立政，时雨滂流，下识廉耻，仁加水陆，移风易俗，自齐变鲁，此王之功也。仍摄天台，总参戎律，策出若神，威行朔土，引弓窜迹，松塞无烟，此又王之功也。逮光统前绪，持衡匡合，华戎混一，风海调夷，日月光华，天地清晏，声接响随，无思不偃，此又王之功也。逃矣炎方，逋违正朔，怀文曜武，授略申规，淮楚连城，濯然桑落，此又王之功也。关、岷衿带，跨蹊萧条，肠胃之地，岳立鸱峙，偏师才指，涣同冰散，此又王之功也。晋熙之所，险薄江雷，迴隔声教，迷方未改，命将鞠旅，覆其巢穴，威略风腾，倾慑南海，此又王之功也。群蛮跋扈，世绝南疆，摇荡边垂，亟为尘梗，怀德畏威，向风请顺，倾陬尽落，其至如云，此又王之功也。胡人别种，延蔓山谷，酉渠万族，广袤千里，凭险不恭，恣其桀黠，有乐淳风，相携叩款，粟帛之调，王府充积，此又王之功也。茫茫涉海，世敌诸华，风行鸟逝，倏来忽往，既饮醇醪，附同胶漆，毡裘委仞，奇兽衔尾，此又王之功也。秦川尚阻，作我仇讎，爰挹椒兰，飞书请好，天动其衷，辞卑礼厚，区宇义宁，遐迹毕至，此又王之功也。江阴告祸，民无适归，萧宗子弟，尚相投庇，如鸟还山，犹川赴海，荆、江十部，俄而献割，乘此会也，将混来方，此又王之功也。天平地成，率土咸茂，祯符显见，史不停笔，既连百木，兼呈九尾，素过秦雀，苍比周乌，此又王之功也。搜扬管库，衣冠获序，礼云乐云，销沉俱振，轻徭彻赋，矜狱宽刑，大信外彰，深仁远洽，此又王之功也。王有安日下之大勋，加以表光明之盛德，宣赞洪猷，以左右朕言。昔旦、奭外分，毛、毕入佐，出内之任，王宜总之。

人谋鬼谋，两仪协契，锡命之行，义申公道。以王践律蹈礼，轨物苍生，园首安志，率心归道，是以锡王大路、戎路各一，玄牡二驷。王深重民天，唯本是务，衣食之用，荣辱所由，早用锡王舄冕之服，赤袞副焉。王深广惠和，易调风化，神祇且格，功德可象，是用锡王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王风声振赫，九域咸绥，远人率俾，奔走委尽，是用锡王朱户以居。王求贤选众，草莱以尽，陈力就列，罔非其人，是用锡王纳陛以登。王英图猛概，抑扬千品，毅然之节，肃是非违，是用锡王武贲之士三百人。王兴亡所系，制极幽显，纠行天讨，罪人咸得，是用锡王鈇钺各一，王鹰扬豹变，实扶下土，狼顾鸱张，罔不弹射，是用锡王彤弓一、彤矢百、卢弓十、卢矢千。王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，率民兴行，感达区宇，是用锡王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往钦哉。其祇顺往册，保弼皇家，用终尔休德，对扬我太祖之显命。

魏帝以天人之望有归，景辰，下诏曰：

三才剖判，百王代兴，治天静地，和神敬鬼，庇民造物，咸自灵符，非一人之大宝，实有道之神器。昔我宗祖应运，奄一区宇，历圣重光，既于九叶。德之不嗣，仍离屯圯，盗名字者遍于九服，擅制命者非止三公，主杀朝危，人神靡系，天下之大，将非魏有。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，克剪多难，重悬日月，更缀参辰，庙以扫除，国由再造，鸿勋巨业，无德而称。逮文襄承构，世业逾广，迹安远服，海内晏如，国命已康，生生得性。迄相国齐王，纬文经武，统兹大业，尽睿穷几，研深测化，思随冥运，智与神行，恩比春天，威同夏日，坦至心于万物，被大道于八方，故百僚师师，朝无秕政，网疏泽洽，率土归心，外尽江淮，风靡屈膝，辟地怀人，百城奔走，关陇慕义而请好，瀚漠仰德而致诚。伊所谓命世应期，实抚千载。祲符杂遘，异物同途，讴颂填委，殊方一致，代终之迹斯表，人灵之契已合，天道不远，我不独知。

朕入纂鸿休，将承世祀，籍援立之厚，延宗社之算。静言大运，欣于避贤，远惟唐、虞禅代之典，近想魏、晋揖让之风，其可昧兴替之礼，稽神祇之望？今便逊于别宫，归帝位于齐国，推圣与能，眇符前轨。主者宣布天下，以时施行。

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、兼司空敬显俊奉册曰：

咨尔相国齐王：夫气分形化，物系君长，皇王递兴，人非一姓。昔放勋馭世，沉璧属子；重华握历，持衡拥璇。所以英贤茂实，昭哲千古，岂盛衰有运，兴废在时，知命不得不授，畏天不可不受。是故汉刘告否，当途顺民，曹历不永，金行纳禅，此皆重规袭矩，率由旧章者也。

我祖宗光宅，混一万宇。迄于正光之末，奸孽乘权，厥政多僻，九域离荡。永安运穷，人灵殄瘁，群逆滔天，割裂四海，国土臣民，行非魏有。齐献武王应期授手，凤举龙骧，举废极以立天，扶倾柱而镇地，剪灭黎毒，匡我坠历，有大德于魏室，被博利于苍生。及文襄继轨，诞光前业，内剿凶权。外摧侵叛，遐迹肃晏，功格上玄。王神祇协德，舟梁一世，体文昭武，追变穷微。自举踪藩旗，颂歌总集，入统机衡，风猷弘远。及大承世业，扶国昌家，相德日跻，霸风愈邈，威灵斯畅，则荒远奔驰，声略所播而邻敌顺款。以富有之资，运英特之气，顾盼之间，无思不服。图谍潜蕴，千祀彰明，嘉祲幽秘，一朝纷委，以表代德之期，用启兴邦之迹，苍苍在上，照临不远，朕以虚昧，犹未逡巡，静言愧之，坐而待旦。且时来运往，妨舜不暇以当阳，世革命改，伯禹不容于北面，况于寡薄，而可踟蹰。是以仰协穹昊，俯从百姓，敬以帝位式授于王。天禄永终，大命格矣。於戏！其祇承历数，允执其中，对扬天休，斯年千万，岂不盛欤！

又致玺书于帝，遣兼太保彭城王韶、兼司空敬显俊奉皇帝玺绶，禅代之礼一依唐虞、汉魏故事。又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。戊午，乃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升坛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洋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皇后帝：否泰相沿，废兴迭用，至道无亲，应运斯辅。上览唐、虞，下稽魏、晋，莫不先天揖让，考历归终。魏氏多难，年将三十，孝昌己后，内外去之。世道横流，苍生涂炭。赖我献武，承其将溺，三建元首，再立宗祧，扫绝群凶，芟夷奸宄，德被黔黎，勋光宇宙。文襄嗣武，克构鸿基，功浹寰宇，威稜海外，穷发怀音，西寇纳款，青丘保侯，丹穴来庭，扶翼危机，重匡颓运，是则有大造于魏室也。

魏帝以卜世告终，上灵厌德，钦若昊天，允归大命，以禅于臣洋。夫四海至公，天下为一，总民宰世，树之以君。既川岳启符，人神效祉，群公卿士，八方兆庶，金曰皇极乃顾于上，魏朝推进于下，天位不可以暂虚。遂逼群议，恭膺大典。猥以寡薄，托于兆民之上，虽天威在颜，咫尺无远，循躬自省，实怀祇惕。敬简元辰。升坛受禅，肆类上帝，以答万国之心，永隆嘉祚，保佑有齐，以被于无穷之祚。

是日，京师获赤雀，献于南郊。事毕，还宫，御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无德而称，代刑以礼，不言而信，先春后秋。故知恻隐之化，天人一揆，弘宥之道，今古同风。朕以虚薄，功业无纪。昔先献武王值魏世不造，九鼎行出，乃驱御侯伯，大号燕、赵，拯厥颠坠，俾亡则存。文襄王外挺武功，内资明德，纂戎先业，辟土服远。年逾二纪，世历两都，狱讼有适，讴歌斯在。故魏帝俯遵历数，爰念褻裳，远取唐、虞，终同脱屣。实幽忧未已，志在阳城，而群公卿士，诚守愈切，遂属代终，

居于民上，如涉深水，有眷终朝。始发晋阳，九尾呈瑞，外坛告天，赤雀效祉。惟尔文武不贰心之臣，股肱爪牙之将，左右先王，克隆大业，永言诚节，共斯休祉。思与亿兆同始兹日，大赦天下。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。其百官进阶，男子赐爵，鰥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各有差。”

己未，诏封魏帝为中山王，食邑万户；上书不称臣，答不称诏，载天子旌旗，行魏正朔，乘五时副车；封王诸子为县公，邑一千户；奉绢万匹，钱千万，粟二万石，奴婢二百人，水碾一具，田百顷，园一所。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，妣为文穆皇后，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，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，祖宗之称，付外速议以闻。辛酉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。乙丑，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。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，及西来人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，不在降限。辛未，遣大使于四方，观察风俗，问民疾苦，严勒长吏，厉以廉平，兴利除害，务存安静。若法有不便于时，政有未尽于事者，具条得失，还以闻奏。甲戌，迁神主于太庙。

六月己卯，高丽遣使朝贡。辛巳，诏曰：“顷者风俗流宕，浮竞日兹，家有吉凶，务求胜异。婚姻丧葬之费，车服饮食之华，动竭岁资以营日富。又奴仆带金玉，婢妾衣罗绮，始以创出为奇，后以过前为丽，上下贵贱，无复等差。今运属惟新，思蠲往弊，反朴还淳，纳民轨物。可量事具立条式，使俭而获中。”又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，以奉孔子之祀，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，务尽褒崇之至。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，其尧祠舜庙，下及孔父、老君等载于祀典者，咸秩罔遗。诏曰：“冀州之渤海、长乐二郡，先帝始封之国，义旗初起之地，并州之太原、青州之齐郡，霸业所在，王命是基。君子有作，贵不忘本，思申恩洽，蠲复田租。齐郡、渤海可并复一年，长乐二年，太原复三年。”

诏故太傅孙腾、故太保尉景、故大司马娄昭、故司徒高昂、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、故领军万俟干、故定州刺史段荣、故御史中尉刘贵、故御史中尉窦太、故殷州刺史刘丰、故济州刺史蔡俊等并左右先帝，经赞皇基，或不幸早徂，或殒身王事，可遣使者就墓致祭，并抚问妻子，慰逮存亡。又诏封宗室高岳为清河王，高隆之为平原王，高归彦为平秦王，高思宗为上洛王，高长弼为广武王，高普为武兴王，高子瑗为平昌王，高显国为襄乐王，高睿为赵郡王，高孝绪为循城王。又诏封功臣库狄干为章武王，斛律金为咸阳王，贺拔仁为安定王，韩轨为安德王，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，彭乐为陈留王，潘相乐为河东王。癸未，诏封诸弟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，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，定州刺史_{□□}欣为彭城王，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，冀州刺史涣为上党王，仪同三司涓为襄城王，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，潜为任城王，湜为高阳王，济为博陵王，凝为新平王，润为冯翊王，洽为汉阳王。

丁亥，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，王后李氏为皇后。庚寅，诏以太师库狄干为太宰，司徒彭乐为太尉，司空潘相乐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。辛卯，以前太尉、清河王岳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州牧。壬辰，诏曰：“自令己后，诸有文启论事并陈要密，有司悉为奏闻。”己亥，以皇太子初入东宫，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，余州死降，徒流已下一皆原免。

秋七月辛亥，诏尊文襄妃元氏为文襄皇后，宫曰静德。又诏封文襄皇帝子孝琬为河间王，孝瑜为河南王。乙卯，以尚书令、平原王隆之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、平阳王淹为尚书令。又诏曰：“古人鹿皮为衣，书囊成帐，有怀盛德，风流可想。其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常所不给人者，徒为蓄积，命宜悉出，送内后园，以供七日宴赐。”

八月，诏郡国修立黉序，广延髦俊，敦述儒风。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，服膺师说，研习《礼经》。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经五十二枚，即宜移置学馆，依次修立。又诏曰：“有能直言正谏，不避罪辜，蹇蹇若朱云，谔谔若周舍，开朕意，沃朕心，弼于一人，利兼百姓者，必当宠以荣禄，待以不次。”又曰：“诸牧民之官，仰专意农桑，勤劝课，广收天比之利，以备水旱之灾。”庚寅，诏曰：“朕以虚寡，嗣弘王业，思所以赞扬盛绩，播之万古。虽史官执笔，有闻无坠，犹恐绪言遗美，时或未书。在位王公文武大小，及民庶，爰至僧徒，或亲奉音旨，或承传傍说，凡可载之文籍，悉宜条录封上。”甲午，诏曰：“魏世议定《麟趾格》，遂为通制，官司施用，犹未尽善。可令群官更加论究。适治之方，先尽要切，引纲理目，必使无遗。”

九月癸丑，以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丽王成为使持节、侍中、

骠骑大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，王、公如故。诏梁待中、使持节、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承制、邵陵王萧纶为梁王。庚午，帝如晋阳，拜辞山陵。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堂，监总国事。冬十月己卯，备法驾，御金辂，入晋阳宫，朝皇太后于内殿。辛巳，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。癸未，茹茹国遣使朝贡。乙酉，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，并州刺史段韶为尚书右仆射。丙戌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壬辰，罢相国府，留骑兵、外兵曹，各立一省，别掌机密。十一月，周文帝率众至陕城，分骑北渡，至建州。甲寅，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。丙寅，帝亲戎出次城东。周文帝闻帝军容严盛，叹曰：“高欢不死矣。”遂退师。庚午，还宫。十二月丁丑，茹茹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。辛丑，帝至自晋阳。二年春正月丁未，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。辛亥，有事于圆丘，以神武皇帝配。癸亥，亲耕籍田于东郊。乙酉，前黄门侍郎元世宝、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谋逆，免死配边。有事于太庙。甲戌，帝泛舟于城东。二月壬辰，太尉彭乐谋反，伏诛。壬寅，茹茹国遣使朝贡。三月丙午，襄城王湑薨。己未，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、假黄钺、相国，建梁台，总百揆，承制。梁交州刺史李景盛、梁州刺史马嵩仁、义州刺史夏侯珍洽、新州刺史李汉等并率州内附。庚申，司空司马子如坐事免。夏四月壬辰，梁王萧绎遣使朝贡。闰月乙丑，室韦国遣使朝贡。五月丙戌，合州刺史斛斯显攻克梁历阳镇。丁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是月，侯景废梁简文，立萧蒨为主。六月庚午，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。七月壬申，茹茹遣使朝贡。癸酉，行台郎邢景远破梁龙安戍，获镇城李洛文。己卯，改显阳殿为昭阳殿。九月壬申，诏免诸伎作、屯、牧、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。癸巳，帝如赵、定二州，因如晋阳。冬十月戊申，起宣光、建始、嘉福、仁寿诸殿。庚申，萧绎遣使朝贡。丁卯，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。十一月，侯景废梁主，僭即伪位于建邺，自称曰汉。十二月，中山王殂。

三年春正月丙申，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，大破之，获杂畜十余万，分赉将士各有差。以奚口付山东为民。

二月，茹茹主阿那瓌为突厥虜所破，瓌自杀；其太子庵罗辰及瓌从弟登注俟利发、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。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。辛丑，契丹遣使朝贡。三月戊子，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使持节、南道大都督，司徒潘相乐为使持节、东南道大都督，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。癸巳，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。夏四月壬申，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送传国玺。甲申，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尚书右仆射，丙申，室韦国遣使朝贡。六月乙亥，清河王岳等班师。丁未，帝至自晋阳。乙卯，帝如晋阳。九月辛卯，帝自并州幸离石。冬十月乙未，至黄栌岭，仍起长城，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，立三十六戍。十一月辛巳，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，是为元帝，遣使朝贡。十二月壬子，帝还宫。戊午，帝如晋阳。

四年春正月丙子，山胡围离石。戊寅，帝讨之，未至，胡已逃窜，因巡三堆戍，大狩而归。戊寅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己丑，改铸新钱，文曰“常平五铢”。二月，送茹茹主铁伐登注及子库提还北。铁伐寻为契丹所杀，国人复立登注为主，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，国人复立库提为主。夏四月戊戌，帝还宫。戊午，西南有大声如雷。五月庚午，帝校猎于林虑山。戊子，还宫。

九月，契丹犯塞。壬午，帝北巡冀、定、幽、安，仍北讨契丹。

冬十月丁酉，帝至平州，遂从西道趣长堠。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。辛丑，至白狼城。壬寅，经昌黎城。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，断契丹走路。癸卯，至阳师水，倍道兼行，掩袭契丹。甲辰，帝亲逾山岭，为士卒先，指麾奋击，大破之，虜获十余万口、杂畜数十万头。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。所虜生口皆分置诸州。是行也，帝露头袒膊，昼夜不息，行千余里，唯食肉饮水，壮气弥厉。丁未，至营州。丁巳，登碣石山，临沧海。十一月己未，帝自平州，遂如晋阳。闰月壬寅，梁帝遣使来聘。十二月己未，突厥复攻茹茹，茹茹举国南奔。癸亥，帝自晋阳北讨突厥，迎纳茹茹。乃废其主库提，立阿那瓌子庵罗辰为主，置之马邑州，给其禀饩缿帛。亲追突厥于朔州，突厥请降，许之而还。于是贡献相继。

五年春正月癸巳，帝讨山胡，从离石道。遣太师、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，常山王演从晋州道，犄角夹攻，大破之，斩首数万，获杂畜十余万，道平石楼。石楼绝险，自魏世所不能至，于是远近

山胡莫不慑服。是月，周文帝废西魏，立齐王廓，是为恭帝。三月，茹茹庵罗辰叛，帝亲讨，大破之，辰父子北遁，太保贺拔仁坐违节度除名。

夏四月，茹茹寇肆州。丁巳，帝自晋阳讨之，至恒州黄瓜堆，虜骑走。时大军已还，帝率麾下千余骑，遇茹茹别部数万，四面围逼。帝神色自若，指画形势，虜众披靡，遂纵兵溃围而出。虜不退走，追击之，伏尸二十里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。五月丁亥，地豆干、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。丁未，北讨茹茹，大破之。六月，茹茹率部众东徙，将南侵。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，茹茹闻而远遁。秋七月戊子，肃慎遣使朝贡。壬辰，降罪人。庚戌，帝至自北伐。八月丁巳，突厥遣使朝贡。庚子，以司州牧、清河王岳为太保，司空尉粲为司徒，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，尚书令、平阳王淹录尚书事，常山王演为尚书令，中书令、上党王涣为尚书左仆射。乙亥，仪同三司元旭以罪赐死。丁丑，帝幸晋阳。己卯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、平原王高隆之薨。是月，诏常山王演、上党王涣，清河王岳、平原王段韶率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、新城、严城、河南城。九月，帝亲自临幸，欲以致周师。周师不出，乃如晋阳。冬十月，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。诏清河王岳、河东王潘相乐、平原王段韶等率众救之，未至而江陵陷，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。梁将王僧辩在建康，共推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，承制置百官。十二庚申，帝北巡至达速岭，览山川险要，将起长城。

六年春正月壬寅，清河王岳以众军渡江，克夏首。送梁郢州刺史陆法和。诏以梁散骑常侍、贞阳侯萧明为梁主，遣尚书左仆射、上党王涣率众送之。二月甲子，以陆法和为使持节、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万交广十州诸军事、太尉公、大都督、西南道大行台，梁镇北将军、侍中、荆州刺史宋蒞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郢州刺史。甲戌，上党王涣克譙郡。三月丙戌，上党王涣克东关，斩梁将裴之横，俘斩数千。丙申，帝至自晋阳。封世宗二子珩为广宁王，延宗为安德王。戊戌，帝临昭阳殿听狱决讼。夏四月庚申，帝如晋阳。丁卯，仪同萧轨克梁晋熙城，以为江州。戊寅，突厥遣使朝贡。梁反人李山花自号天子，逼鲁山城。五月乙酉，镇城李仲侃击斩之。庚寅，帝至自晋阳。萧明入于建邺。丁未，茹茹遣使朝贡。

六月壬子，诏曰：“梁国遭祸，主丧臣离，逖彼炎方，尽生荆棘。兴亡继绝，义在于我。纳以长君，拯其危弊，比送梁主，已入金陵。藩礼既修，分义方笃。越鸟之思，岂忘南枝，凡是梁民，宜听反国，以礼发遣。”丁卯，帝如晋阳。壬申，亲讨茹茹。甲戌，诸军大会于祁连池。乙亥，出塞，至狄谷，百余里内无水泉，六军渴乏，俄而大雨。戊寅，梁主萧明遣其子章、兼侍中袁泌、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。

秋七月己卯，帝顿白道，留辎重，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。壬午，及于怀朔镇。帝躬当矢石，频大破之，遂至沃野，获其俟利蔼焉力娄阿帝、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。并口二万余，牛羊数十万头。茹茹俟利郁久闾李家提率部人数百降。壬辰，帝还晋阳。九月乙卯，帝至自晋阳。冬十月，梁将陈霸先袭王僧辩，杀之，废萧明，复立萧方智为主。辛亥，帝如晋阳。十一月丙戌，高丽遣使朝贡。梁秦州刺史徐嗣辉、南豫州刺史任约等袭据石头城，并以州内附。壬辰，大都督萧轨率众至江，遣都督柳达摩等渡江镇石头。东南道行台赵彦深获秦郡等五城，户二万余，所在安辑之。己亥，太保、司州牧、清河王岳薨。是月，柳达摩为霸先攻逼，以石头降。十二月戊申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是年，发夫一百八十八万人筑长城，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。

七年春正月甲辰，帝至自晋阳。于邺城西马射，大集众庶而观之。二月辛未，诏常山王演等于凉风堂读尚书奏按，论定得失，帝亲决之。三月丁酉，大都督萧轨等率众济江。夏四月乙丑，仪同蒯睿率众讨鲁阳蛮，大破之。丁亥，诏造金华殿。五月丙申，汉阳王洽薨。是月，帝以肉为断慈，遂不复食。六月乙卯，萧轨等与梁师战于钟山之西，遇霖雨，失利，轨及都督李希光、王敬宝、东方老、军司裴英起并没，士卒散还者十二三。乙丑，梁湘州刺史王琳献驯象。

是年，修广三台宫殿。秋七月己亥，大赦天下。八月庚申，帝如晋阳。九月甲辰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冬十月丙戌，契丹遣使朝贡。是月，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，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。是月，周文帝殂。十一月壬子，诏曰：

昆山作镇，厥号神州；瀛海为池，是称赤县。蒸民乃粒，司牧存焉。王者之制，沿革迭起，方割成灾，肇分十二，水土既平，还复九州。道或繁简，义在通时，殷因于夏，无所改作。然则日月缠于天次，王公国于地野，皆所以上叶玄仪，下符川岳。逮于秦政，鞭挞区宇，罢侯置守，天下为家。洎两汉承基，曹、马属统，其间损益，难以胜言。魏自孝昌之季，数钟浇否，禄去公室，政出多门，衣冠道尽，黔首涂炭。铜马、铁胫之徒，黑山、青犊之侣，梟张晋、赵，豕突燕、秦，纲纪从兹而颓，彝章因此而紊。是使豪家大族，鸠率乡部，托迹勤王，规自署置。或外家公主，女谒内成，昧利纳财，启立州郡。离大合小，本逐时宜，剖竹分符，盖不获已。牧守令长，虚增其数，求功录实，谅足为烦，损害公私，为弊殊久，既乖为政之礼，徒有驱羊之费。自尔因循，未遑删改。

朕寅膺宅历，恭临八荒，建国经野，务存简易。将欲镇躁归静，反薄还淳，苟失其中，正从刊正。傍观旧史，逖听前言，周曰成、康，汉称文、景，编户之多，古今为最。而丁口减于畴日，守令倍于昔辰，非所以馭俗调风，示民轨物。且五岭内宾，三江回化，拓土开疆，利穷南海。但要荒之所，旧多浮伪，百室之邑，便立州名，三户之民，空张郡目。譬诸木犬，犹彼泥龙，循名督实，事归乌有。今所并省，一依别制。

于是并省三州，一百五十三郡、五百八十九县、二镇二十六戍。人制刺史令尽行兼，不给干物。十二月，西魏相宇文觉受魏禅。先是，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，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，率十里一戍，其要害置州镇，凡二十五所。

八年春三月，大热，人或暍死。

夏四月庚午，诏诸取虾蟹蚘蛤之类，悉令停断，唯听捕鱼。乙酉，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。以太师，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，前大将军、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，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，尚书令、常山王演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长广王为尚书令，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尚书左仆射，以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尚书右仆射，上党王涣录尚书事。是月，帝在城东马射，敕京师妇女悉赴观，不赴者罪以军法，七日乃止。五月辛酉，冀州民刘向于京师谋逆，党与皆伏诛。秋八月己巳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庚辰，诏丘、郊、禘、祫、时祀，皆仰市取，少牢不得割割，有司监视，必令丰备；农社先蚕，酒肉而已；雩、禘、风、雨、司民、司禄、灵星、杂祀，果饼酒脯。唯当务尽诚敬，义同如在。自夏至九月，河北六州、河南十二州、畿内八郡大蝗。是月飞至京师，蔽日，声如风雨。甲辰，诏今年遭蝗之处免租。是月，周冢宰宇文护杀其主闵帝而立帝弟毓，是为明帝。冬十月乙亥，陈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，是为陈武帝，遣使称藩朝贡。是年，于长城内筑重城，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圻戍，凡四百余里。

九年春二月丁亥，降罪人。己丑，诏限仲冬一月燎野，不得他时行火，损昆虫草木。

三月丁酉，帝至自晋阳。夏四月辛巳，大赦。是夏，大旱。帝以祈雨不应，毁西门豹祠，掘其冢。山东大蝗，差夫役捕而坑之。是月，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城叛，入于周。

五月辛丑，尚书令、长广王湛录尚书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平秦王归彦为尚书左仆射。甲辰，以前尚书左仆射杨愔为尚书令。六月乙丑，帝自晋阳北巡。己巳，至祁连池。戊寅，还晋阳。秋七月辛丑，给京畿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。戊申，诏赵、燕、瀛、定、南营五州及司州广平、清河二郡去年蠡涝损田，兼春夏少雨，苗稼薄者，免今年租赋。八月乙丑，至自晋阳。甲戌，帝如晋阳。是月，陈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内附。先是，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，因其旧基而高博之，大起宫室及游豫园。至是，三台成，改铜爵曰金凤，金兽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十一月甲午，帝至自晋阳，登三台，御乾象殿，朝宴群臣，并命赋诗。以宫成，丁酉大赦，内外文武普泛一大阶。丁巳，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，仍以江州内属，令庄居之。十二月癸酉，诏梁王萧庄为梁主，进居九渚。戊寅，以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，司徒尉粲为太尉，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，录尚书事、常山王演为大司马，录尚书事、长广王湛为司徒。是月，起大庄严寺。是年，杀永安王浚，上党王涣。

十年春正月戊戌，以司空侯莫陈相为大将军。甲寅，帝如辽阳甘露寺。乙卯，诏于麻城置卫州。二月丙戌，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，唯军国大政奏闻。三月戊戌，以侍中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。丙辰，

帝至自辽阳。是月梁主萧庄至郢州，遣使朝贡。

闰四月丁酉，以司州牧、彭城王浟为司空，侍中、高阳王湜为尚书右仆射。乙巳，以司空、彭城王浟兼太尉，封皇子绍廉为长乐郡王。五月癸未，诛始平公元世、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，特进元韶等十九家并令禁止。六月，陈武帝殂，兄子蒨立，是为文帝。秋八月戊戌，封皇太子绍义为广阳郡王，以尚书右仆射、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。癸卯，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，或假托携认，妄称姓元者，不问世数远近，悉听改复本姓。九月己巳，帝如晋阳。是月，使酈怀则、陆仁惠使于萧庄。

冬十月甲午，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，时年三十一。遗诏：“凡诸凶事一依俭约。三年之丧，虽曰达礼，汉文革创，通行自昔，义有存焉，同之可也，丧月之断限以三十六日。嗣主、百僚、内外遐迩奉制割情，悉从公除。”癸卯，发表，敛于宣德殿。十一月辛未，梓宫还京师。十二月乙酉，殡于太极前殿。乾明元年二月丙申，葬于武宁陵，谥曰文宣皇帝，庙号威宗。武平初，又改为文宣，庙号显祖。

帝少有大度，志识沉敏，外柔内刚，果敢能断。雅好吏事，测始知终，理剧处繁，终日不倦。初践大位，留心政术，以法驭下，公道为先。或有违犯宪章，虽密戚旧勋，必无容舍，内外清靖，莫不祇肃。至于军国几策，独决怀抱，规模宏远，有人君大略。又以三方鼎峙，诸夷未宾，修缮甲兵，简练士卒，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。每临行陈，亲当矢石，锋刃交接，唯恐前敌之不多，屡犯艰危，常致克捷。常于东山游宴，以关陇未平，投怀震怒，召魏收于御前，立为诏书，宣示远近，将事西伐。是岁，周文帝殂，西人震恐，常为度陇之计。既征伐四克，威振戎夏，六七年后，以功业自矜，遂留连耽湎，肆行淫暴。或躬自鼓舞，歌讴不息，从旦通宵，以夜继昼。或袒露形体，涂傅粉黛，散发胡服，杂衣锦彩。拔刃张弓，游于市肆，勋戚之第，朝夕临幸。时乘馱驰牛驴，不施鞍勒，盛暑炎赫，隆冬酷寒，或日中暴身，去衣驰骋，从者不堪，帝居之自若。亲戚贵臣，左右近习，侍从错杂，无复差等。征集淫姬，分付从官，朝夕临视，以为娱乐。凡诸杀害，多令支解，或焚之于火，或投之于河。沉酗既久，弥以狂惑，至于末年，每言见诸鬼物，亦云闻异音声。情有蒂芥，必在诛戮，诸元宗室咸加屠戮，永安、上党并致冤酷，高隆之、高德政、杜弼、王元景、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。尝在晋阳以稍戏刺都督尉子耀，应手即殒。又在三台大光殿上，以锯锯都督穆嵩，遂至于死。又尝幸开府暴显家，有都督韩愨无罪，忽于众中唤出斩之。自余酷滥，不可胜纪。朝野惨憎，各怀怨毒。而素以严断临下，加之默识强记，百僚战栗，不敢为非，文武近臣朝不谋夕。又多所营缮，百役繁兴，举国骚扰，公私劳弊。凡诸赏赉，无复界限，府藏之积，遂至空虚。自皇太后诸王及内外勋旧，愁惧危悚，计无所出。暨于末年，不能进食，唯数饮酒，麴蘖成灾，因而致毙。

论曰：高祖平定四胡，威权延世。迁邺之后，虽主器有人，号令所加，政皆自出。显祖因循鸿业，内外协从，自朝及野，群心属望。东魏之地，举世乐推，曾未期月，玄运集已。始则存心政事，风化肃然，数年之间，翕期斯治。其后纵酒肆欲，事极猖狂，昏邪残暴，近世未有。飡国弗永，实由斯疾，胤嗣殄绝，固亦余殃者也。

赞曰：天保定位，受终攸属。奄宅区夏，奚膺帝箴。势叶讴歌，情毁龟玉，始存政术，闻斯德音。罔遵克念，乃肆其心。穷理残虐，尽性荒淫。

北齐书卷五 帝纪第五

废帝

废帝殷，字正道，文宣帝之长子也，母曰李皇后。天保元年，立为皇太子，时年六岁。性敏慧。初学反语，于“迹”字下注云自反。时侍者未达其故，太子曰：“迹字，足傍亦为‘迹’，岂非自反耶？”常宴北宫，独令河间王勿入。左右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世宗遇贼处，河间王复何宜在此。”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，不似我，欲废之，立太原王。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，宝鼎卒，复诏国子邢峙侍讲。太子虽富于春秋，而温裕开朗，有人君之度，贯综经业，省览时政，甚有美名。七年冬，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官于宫宴会，令以经义相质，亲自临听。太子手笔措问，在坐莫不叹美。

九年，文宣在晋阳，太子监国，集诸儒讲《孝经》。令杨愔传旨，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：“先生在世何以自资？”对曰：“散愁自少以来，不登妾童之床，不入季女之室，服膺简策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平生素怀，若斯而已。”太子曰：“颜子缩屋称贞，柳下嫗而不乱，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。”乃赉绢百匹。后文宣登凤台，召太子使手刃囚。太子恻然有难色，再三不断其首。文宣怒，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，由是气悸语吃，精神时复昏扰。

十年十一月，文宣崩。癸卯，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，大赦，内外百官普加泛级，亡官失爵，听复资品。庚戌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职，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驱使者，并皆放免。土木营造金铜铁诸杂作工，一切停罢。十一月乙卯，以右丞相、咸阳王斛律金为左丞相，以录尚书事、常山演为太傅，以司徒、长广王湛为太尉，以司空段韶为司徒，以平阳王淹为司空，高阳王湜为尚书左仆射，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，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。戊午，分命使者巡省四方，求政得失，省察风俗，问人疾苦。

十二月戊戌，改封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，绍义为范阳王，长乐王绍广为陇西王。是岁，周武成元年。

乾明元年庚辰，春正月癸丑朔，改元己未，诏宽徭赋。癸亥，高阳王湜薨。是月，车驾至自晋阳。癸亥，以太傅、常山王演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，以太尉、长广王湛为大司马、并省录尚书事，以尚书左仆射、平秦王归彦为司空，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。诏诸元良口配没宫内及赐人者，并放免。甲辰，帝幸芳林园，亲录囚徒，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。乙巳，太师、常山王演矫诏诛尚书令杨愔、尚书左仆射燕子献、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、侍中宋钦道、散骑常侍郑子默。戊申，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以大司马，长广王湛为太傅、京畿大都督，以司徒段韶为大将军，以前司空、平阳王淹为太尉，以司空、平秦王归彦为司徒，彭城王湊为尚书令。又以高丽王世子汤为使持节、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丽王。是月，王琳为陈所败，萧庄自拔至和州。

三月甲寅，诏军国事皆申晋阳，禀大丞相常山王规算。壬申，封文襄第二子孝珩为广宁王，第三子长恭为兰陵王。夏四月癸亥，诏河南、定、冀、赵、瀛、沧、南胶、光、青九州，往因蠡水，颇伤时稼，遣使分途贍恤。是月，周明帝崩。五月壬子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八月壬午，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，令食一郡，以大丞相、常山王演入纂大统。是日，王居别宫。皇建二年九月，殂于晋阳，年十七。

帝聪慧凤成，宽厚仁智，天保间雅有令名。及承大位，杨愔、燕子献、宋钦道等同辅。以常山王地亲望重，内外畏服，加以文宣初崩之日，太后本欲立之，故愔等并怀猜忌。常山王忧怅，乃白太后诛其党，时平秦王归彦亦预谋焉。皇建二年秋，天文告变，归彦虑有启害，仍白孝昭，以王当咎。乃遣归彦秦驰驱至晋阳宫杀之。王薨后，孝昭不豫，见文宣为祟。孝昭深恶之，厌胜术备设而无益也。薨三旬而孝昭崩。大宁二年，葬于武宁之西北，谥闵悼王。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，帝从而尤之曰：“殷家弟及，‘正’字一止，吾身后儿不得也。”邵惧，请改焉。文宣不许曰：“天也。”因谓孝昭曰：“夺但夺，慎勿杀也。”

北齐书卷六 帝纪第六

孝昭皇帝演，字延安，神武皇帝第六子，文宣皇帝之母弟也。幼而英特，早有大成之量，武明皇太后早所爱重。魏元象元年，封常山郡公。及文襄执政，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。帝所览文籍，源其指归而不好辞彩。每叹云：“虽盟津之师，左骖震而不岨。”以为能。遂笃志读《汉书》，至李陵传，恒状其所为焉。聪敏过人，所与游处，一知其家讳，终身未当误犯。同轨病卒，又命开府长流参军刁柔代之，性严褊，不适诱训之宜，中被遣出。帝送出阁，惨然敛容，泪数行下，左右莫不歔歔。其敬业重旧也如此。

天保初，进爵为王。五年，除并省尚书令。帝善断割，长于文理，省内畏服。七年，从文宣还邺。文宣以尚书奏事，多有异同，令帝与朝臣先论定得失，然后敷奏，帝长于政术，剖断咸尽其理，文宣叹重之。八年，转司空，录尚书事。九年，除大司马，仍录尚书。